

《孽海花》外交官形象的文化批评

柳岳梅^①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孽海花》的成功不仅在于描述了晚清三十年历史风云,而且塑造了一批外交官形象,这是以往小说所没有的一个群体。通过这批外交官,小说将观察视角拓展到海外。本文以小说中的外交官为考察对象,分析文化转型时期晚清外交领域人才的匮乏。

关键词: 《孽海花》 外交官 外交领域 西学 中外文化碰撞

Culture critique of the diplomat images in Nie Hai Hua

Liu Yuemei

200083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Nie Hai Hua succeeded not only in describing the big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 but also in presenting images of a group of diplomats, which were not referred in previous novels. Though these diplomats, the novels gave readers an overseas view. This article essentially analyses these diplomats in the novel and finds out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diploma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ook place.

Key words: nie hai hua diplomats diplomatic fields western learning clash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目 录

- 1、《孽海花》中外交官形象的群体描述
- 2、金雯青：西学为表，封建为实的外交官
- 3、陈骥东：迷失报国志向的外交官
- 4、庄小燕：周旋官场以求私利
- 5、结论

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描述了中法战争、金雯青出使四国、俄国虚无党的活动、谈瀛会、朝鲜东学党起义、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革命党人的政治活动、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勾勒了晚清社会思潮和政治改革的发展轨迹:洋务运动——改良运动——革命运动,并且表明作者支持革命的政治立场。曾朴评述本书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

^① **作者简介:** 柳岳梅,女,196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对外汉语教学。曾在《文学评论》、《北方论丛》、《上海师大学报》、《文献》、《云南师大学报》、《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多篇。现任职于韩国德成女子大学中文科。

E-mail: liuyumei@mail.shufe.edu.cn l_yuemei@msn.com

全景一般。”^{[1]p131} 小说问世后，“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赞扬的赞扬，考证的考证，模仿的、继续的”，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里赞其为第一流小说。^{[2]p129} 鲁迅、林琴南、阿英等人亦好评有加。^②

从谴责小说的角度研究该书的学术成果已屡见不鲜，若将其置于中外文化碰撞中予以考察，仍有讨论的空间。正如[俄]彼得·李所说：“《孽海花》显然带有它那个时代的标记”，小说某些部分“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3]p164} [德]司马涛（Thomas Zimmer）亦在《〈孽海花〉德文版译者序》中指出：“它无疑是第一批将视线移到中国之外世界的文学作品中的一部。”^{[4]p243-244}

笔者以为，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以金雯青与傅彩云的爱恨纠葛为线索，展开一幅内忧外患威胁下的晚清历史画卷，而且鲜明地描绘了乱世风云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尤以清庭外交官形象值得深入分析。晚清社会被迫全方位地走向开放引发了知识圈层的思想震荡，他们或自觉、或被动地将目光转投海外，涉足洋务。因此，本文将《孽海花》中的外交官形象纳入考察视野，通过对这一群体的剖析来梳理小说作者关于新旧文化转换的理性思考。

一、《孽海花》中外交官形象的群体描述

本文所提及的外交官既包括清庭的驻外公使，也涵盖处理各类外交事件的官员。根据冒广生原编、刘文昭增订的《孽海花》人物索隐表可知，小说提到的有出使别国经历的士人共 25 位，他们均在本文所提及的外交官范围，参见下表：

姓名	教育背景	出使国家	小说出现的回目	小说记录的主要业绩
乌赤云	监生 留美博士	出使美、日、秘	27, 28, 29, 31, 32	协助李鸿章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监视青年会陈千秋；为陈骥东贻误军购求情；与陈骥东一起为傅彩云挂牌捧场。
云宏（仁甫）	留美博士	出使美、英、日、秘	3, 8, 18	谈瀛会上主张自办银行、自治铁路，以工商实业兴国。
匡朝凤（次芳）	翰林	出使德、俄、奥、荷、日本	7, 8, 9, 10, 11, 13, 14, 15, 18, 19, 20, 21, 25	助金雯青纳妾；在金雯青出使期间，帮其订豪华舱位、印假地图、陪其游荡俄国；谈瀛会上主张练兵救国。
刘锡洪	举人	出使德国	9	乘坐华舱位出使他国。
孙家谷	进士	出使美欧诸国	3	应邀参加美国领事馆舞会。
庄焕英（小燕）	监生	出使美、日、秘	9, 11, 13, 14, 19, 20, 21, 23, 24, 25, 27, 28, 35	详见后文个案分析
吕成泽（沐庵）	榜眼	出使比国	13	/

^②鲁迅：“《孽海花》以光绪三十三年载于《小说林》，称‘历史小说’，……书于洪傅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引自《中国小说史略》P262，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林琴南：“《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引自魏绍昌《孽海花资料汇编》P135，上海古籍出版 1982 年版。阿英：“最值得惊异的，是反映在书中的作者的思想。在专制的淫威之下，竟毫无顾忌的公开同情革命。……他以赞扬的态度描写孙中山、史坚如、陈千秋，甚至作演辞以说明革命的理论，要建设黄帝子孙的国家。思想之激烈，在当时实无出其上者。”引自阿英《小说三谈》，P173-175，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吕苍舒 (顺斋)	廩贡生	出使日本	2, 3, 8, 18	出使日本期间, 专心收罗汉籍; 打探日本出兵朝鲜的军情。
志刚	/	出使美欧诸国	3	应邀参加美国领事馆舞会。
李荫白	举人	出使英国	27, 29, 32	参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李葆丰 (台霞)	同文馆学生	出使德国	2, 3, 8, 9, 18	谈瀛会上主张变革政体、兴办教育以强国。
陈骥东	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	驻法使馆参赞代公使	31, 32	详见后文个案分析
罗积丞	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	出使英、义、比	27, 28, 29	参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金雯青	状元	出使俄、德、奥、荷	2~24, 26, 30, 31, 35	详见后文个案分析
俞耿 (西塘)	优贡	出使法国	18	谈瀛会上主张兴办小学堂, 普及平民教育。
柴穌 (韵甫)	监生	出使日本	18, 19	谈瀛会上反对西学的平等自由理念, 维护封建帝制。
翁养鱼	监生	出使英、法、义、比	32	参与将台湾赠英事宜。
郭筠仙	翰林	出使英、法	18	喜谈洋务
黄翻译	/	驻德、奥、俄使馆翻译	9, 11, 13, 14	随金雯青出使
薛淑云 (辅仁)	副贡	出使英、法	2, 3, 18, 19, 20, 21, 24	上书清庭, 力主海军往救朝鲜, 遏制日本侵朝野心。谈瀛会主张列国于公法之内, 且增设领事以求保护。
曾继湛	荫生	出使英、法、俄	8, 9, 10, 18, 24	力争西北;
徐英(忠华)	监生	出使德国	2, 8, 18, 19	谈瀛会提出振兴农工商实业救国。
马中坚 (美菽)	留法学生	出使法国	2, 3, 8, 18, 27, 28, 29, 31, 32	谈瀛会上主张文学变革, 开启民智; 参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参加傅彩云复出后的聚会。
王恭宪 (子度)	举人	出使英、法、意、比	2, 18, 19, 29, 35	研究日本政治风俗;
吕萃芳	附贡	出使英、法、义、比	8, 9, 10	乘坐豪华舱位出洋。

分析上面的表格可知, 小说所描绘的、活跃在晚清外交领域的知识分子大致具有如下特征: 就教育背景而言, 这批外交人才绝大部分是通过传统的科举取士走入外交领域。至清末, 科举教育的陈腐已为各方所诟病, 除进身仕途以谋私利外, 于安邦定国无益, 因此批评声浪日渐, “所学非所用, 所用非所学, 天下之无谓, 至斯极矣。”^③

这种质疑不独国人有之。“外人以曾、左、李诸公, 皆建极大功业, 皆从科举出身, 于是多方求得其殊卷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 《戊戌变法》(一), 第 50 页, 转引自黄江平《论〈孽海花〉对晚清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7 年第 2 期。

读之，久而语人，看不出此中用兵的道理，彼不知八股为敲门砖也。”^{[5]p224}与僵化的教育相映照的是危机重重、亟待变革的国运，革命志士陈天华《猛回头》云：“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湾，窥伺黔桂；德意志，夺胶州湾，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然而，知识分子仍跋涉于科举教育的征程上，缺乏对新式教育的思考和接受。《孽海花》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本来一般读书人，虽在乱离兵燹，八股八韵、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是不肯丢掉，……公车士子，云集辇毂，会试已毕，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头丧气，襆被出都，过了芦沟桥，渡了桑乾河，少不得洒下几点穷愁之泪；那中试的进士，却是欣欣向荣，拜老师，会同年，团拜请酒，应酬得发昏（第二回）。”与旧学势力相比，虽然不乏留学国外如乌赤云、云仁甫、马美菽等人，但终究没有形成新式教育的强势变革力量。

就观察世界的眼光而言，这批外交官将视角移至海外，对西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由于活跃在外交领域，周旋于他国人事之间，使其能以变革的眼光来关心国运，追求富国强兵。小说不止一次地对他们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做出肯定，第二回写群贤集聚上海一品香，薛淑云、吕顺斋、李台霞、马美菽、王子度、徐忠华、云仁甫等人“皆是学贯中西”，“开通阔达，吐属不凡。席间，众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第十八回的谈瀛会更是这些游历海外、广开视野的外交人才的一次关于强国之策的大讨论，这次讨论集中于下列问题：

一是关于规范外交设置。如薛淑云提议加入公法、增设领事以维护国民利益：“即如现在交涉里头，有两件必须力争的：第一件，该把我国列入公法之内，凡事不至十分吃亏；第二件，南洋各埠都该添设领事，使侨民有所依归。这两事虽然看似寻常，却与大局很有关系。”二是加强军队建设。如匡次芳提议练兵强国：“若论内政，愚意当以练兵为第一，练兵之中尤以练海军为最要。……但今闻海军衙门军需要款，常有移作别用的。一国命脉所系，岂容儿戏呢？”三是兴办实业，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如徐忠华提议振兴农工商，实业救国：“历观各国立国，各有原质，如英国的原质是商，德国的原质是工，美国的原质是农。农工商三样，实是国家的命脉。……我国倘要自强，必当使商有新思想，工有新技术，农有新树艺，方有振兴的希望哩！”云仁甫亦支持实业救国：“小弟这回游历英、美，留心工商界，觉得现在有两件怪物，其力足以灭国殄种，我国所必当预防的，一是银行，一是铁路。银行非钱铺可比，经其规则，一国金钱的势力听其弛张；铁路亦非驿站可比，入其范围，一国交通的机关受其节制了。我国若不先自下手，自办银行、自筑铁路，必被外人先我着鞭，倒是心腹大患哩！”四是改革文化教育，开启民智，最终促进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李台霞提议变革政治与教育以富国：“西国富强的本原，据兄弟愚见，却不尽在这些治后、制器、惠工、通商诸事上头哩！第一在政体。西人视国家为百姓的公产，不是朝廷的世业，一切政事，内有上下议院，外有地方自治，人人有议政的权柄，自然人人有爱国的思想了。第二在教育。各国学堂林立，百姓读书归国家管理，无论何人不准不读书，西人叫做强逼教育。通国无不识字的百姓，即贩夫走卒也都通晓天下大势。民智日进，国自然日大了。又不禁党会，增大他的团结力；不讳权利，养成他的竞争心。尊信义，重廉耻，还是余事哩！我国现在事事要仿效西法，徒然用心那些机器事业的形迹，是不中用的。”俞西塘亦主张兴办教育以强民智：“只有教育一事，万不可缓。现在我国四万万人，读书识字的还不到一万万，大半痴愚无知，无怪他们要叫我们做半开化国了。现在朝廷如肯废了科举，大开学堂，十年之后，必然收效。……现办学堂，这些专门高等的倒可从缓，只有普通小学堂最是要紧。因为小学堂是专教成好百姓的，只要有了好百姓，就不怕他没有好国家了。”马美菽提议语言与文学的改革，使其服务于国家开化：“现在我国民智不开，固然在上的人教育无方，然也是我国文字太深，且与语言分途的缘故，那里能给言文一致的国度比较呢！……现在必须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给白话一样的方好。还有一事，各国提倡文学，最重小说戏曲，因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国的小说戏曲太不讲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无道理；否则开口便是骊山老母、齐天大圣，闭口又是白玉堂、黄天霸，一派妖乱迷信的话，布满在下等人心里。北几省此风更甚，倒也是开化的一件大大可虑的事哩！”实际上，曾朴本人极其赞同文化变革，1904年，曾朴曾创办小说林社，在《小说林社总发行启》中他说到：“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他接手《孽海花》的创作，正是怀着深切的救世之心，将小说功能与救国济世联系在一起。

分析这批外交人才的救国策略，我们发现，西国的强势给了他们很深的思想震荡，迫使其产生新的思考，这种思考与传统文人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异。在小说中，谈瀛会是洋务派知识分子改革观念的一次大曝光。对于

这批人才打破封闭心态，致力西学，面向世界的学习态度，作者还是极其赞赏的。“这些前古未有的思想，几乎概括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受到西学启发的中国新学文人，审视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理性地思考救国之方，提出改革的种种设想。”^{[6]p72}然而，小说在展示其新面目的同时，也对批评了他们转变的不彻底性，比如柴韵甫虽支持教育启迪民智，但却反对民主观念，仍然留有封建思想的尾巴：“办学堂，开民智，固然是要紧，但也有一层流弊，该慎之于始。兄弟从前到过各国学堂，常听见那些学生，终日在那里讲究什么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律魂》，满口里无非‘革命’‘流血’‘平权’‘自由’的话。我国如果要开学堂，先要把这种书禁绝，不许学生寓目才好。否则开了学堂，不是造就人材，倒造就叛逆了。”由此可见，这群经过西风熏陶的外交人才尚未完成现代性的转变，在同西方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就难免稚嫩了。

就实际做为而言，这批外交人才面临国运式微却鲜有大作为。由上表可知，他们虽提出过革新意识的策略，亦参与了中日和议等外交事件的处理，但终究没有发挥力挽乾坤的作用。大部分人仍然难以摆充传统封建势力的帮闲角色，如匡次芳，先是做为助理随金雯青出访欧洲四国，后派驻日本，但总览全书，我们发现他除了帮金雯青纳妾、陪其游荡欧洲，扮演清客角色以外，没有任何作为。再如留美博士乌赤云也仅仅是跟随威毅伯（李鸿章）奔走马关和议、监视革命党人的活动而已，未见其在外交领域有任何影响力。庸庸碌碌、无所事事，使得这些外交人才在晚清江河日下的国运中随波浮沉，难承大任。

综上所述，《孽海花》虽然勾勒了一群外交人才形象，描述了他们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但并不认同他们挽救危亡能力。他们虽能将目光投向海外，思想中注入了西学的活力，但终究没有悟出真正的强国之路。

二、金雯青：西学为表，封建为实的外交官

在上述外交官群像当中，金雯青是作者重点塑造的个案之一。小说描述了他一生的起伏，精细地刻划了一个西学为表，封建为实的洋务派外交官形象。剖析金雯青这个人物，可以深入体会小说对于晚清外交领域的人才荒芜的悲叹。

金雯青接受的是科举教育，其学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中“实在数一数二！文章书法是不消说。史论一门纲鉴熟烂，又不消说”，研究《元史》，“奇渥温、木华黎、秃秃等目”在别人听来一头雾水，“听他说得联翩翩翩，好象洋鬼子话一般（第二回）。”终于博得状元出身。如果从传统文人的价值观来衡量，金雯青无疑是士人中的才俊，苏州籍士人以有此同乡为荣。“我们苏州人，真正难得！本朝开科以来，总共九十七个状元，江苏倒是五十五个。那五十五个里头，我苏州城内就占了去十五个。如今那圆峤巷的金雯青也中了状元了，好不显焕！”然而，作者站在西学奔涌、国势多变的时代前沿审视传统科举教育，却对状元角色进行了嘲讽：“我想列位国民，没有看过登科记，不晓得状元的出色价值。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倍根、法国的卢骚呢（第二回）？”

在科场拔得头筹的金雯青并没有止步于此，与传统文人相比，他亦有与时俱进的意识，这就是对西学的企慕，对洋务的接受。荣获状元——心慕西学——结交讲谈西学的士人——研读西学论著——亲赴海外以广视野，小说详细地描述了金雯青从传统文人向洋务派过渡的心路历程。他原本是个毫无西学见识的传统文人，参观领事馆赛花会，“但见高下屏山，列着无数中外名花，诡形殊态，盛着各色磁盆，列着标帜，却因西字，不能认识（第三回）。”目睹李任叔、徐雪岑等精通西学的人和美国领事傅兰雅谈笑风生，自己只有旁观的份儿。

他初闻西学之重要始自于冯桂芬的教导：“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昔孔子翻百二十国之宝书，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你现在清华高贵，算得中国第一流人物。若能周知四国，通达时务，岂不更上一层楼呢！”除了思想启蒙外，冯桂芬给金雯青树立现实中的榜样徐忠华，“年纪与你不相上下，并不考究应试学问，天天是讲着西学哩（第二回）！”

如果说冯桂芬的一番训导令金雯青在接受洋务的道路上初开茅塞的话，那么与薛淑云、云仁甫等“学贯中西”的士人的交往则令他亲身感受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们有着巨大差距。上海一品香席间，“众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

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

在冯桂芬及薛淑云等人的影响下，金雯青不满足于状元功果，开始主动阅读介绍西学的书籍，拓展视野。小说第四回写他进京后，“更加读了些徐松龛《瀛环志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魏默深《海国图志》，渐渐博通外务起来，当道都十分器重。”随着晚清国运的衰颓，“这外交的事情，倒也不敢十分怠慢，那些通达洋务的人员，上头不免看重起来。……也是雯青时来运来，又有潘八瀛、龚和甫这班大帽子替他揄扬帮衬，声誉日高一，廷旨就派金沟出使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澳大利亚四国。旨意下来，好不荣耀！”这个幸运的机会亦迎合了他本人在外交领域为国靖边的远大志向，小说第八回写金雯青出洋之前，在众人面前发表一番慷慨的演说：“兄弟向来留心西北地理，见那些交界地方，我们中国纪载，影响都模糊得很。俄国素怀蚕食之心，不知暗中被占了多少去了！只苦我国不知地理，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兄弟这回出去，也不敢自夸替国家争回什么权利，不过这地理上头，兄弟数十年苦功，总可考究一番，叫他疆界井然，不能再施鬼蜮手段罢了。”

从上述内容可知，较之小说中其他外交官，无论教育、学识，还是志向、机遇，金雯青均显得出类拔萃，比起古典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则更显得与众不同。然而，作者在张显金雯青的优秀时，同样刻划了他的劣根性，准确地说是晚清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上残留的封建性。

首先，金雯青接受西学思想的动机并非完全出于忧心国事，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自我价值的增添。看到他人出国，“雯青听着，暗忖：怪道刚才栈房里来许多官员，说是出洋的。心里暗自羡慕（第三回）。”他努力学习西学知识亦是因为“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第三回）！”出洋也含有虚荣心的成分，而非外交官责任感使之然。这样的心态使他选择随员时置国家公义于不顾，从私利出发选择了匡次芳，此人的业绩仅限于助金雯青纳妓为妾、帮他巧订豪华舱位、陪其在欧洲闲荡。金雯青错购中俄边界地图，匡次芳非但不能慧眼辨误，反倒助俄人毕叶拿回扣。旅欧之际，金雯青“虽然远涉虏庭，却似幽栖绿野，倒落得逍遥快活。没事时，便领着次芳等游蜡人馆，逛逛万生院，坐瓦泥江冰床，赏阿尔亚园之亭榭，入巴立帅场观剧，看葡萄塔跳舞；略识兵操，偶来机厂，足备日记材料罢了（第十四回）。”

其次，金雯青处处显露着封建士大夫人生价值的劣根性。乘船出洋要坐头等舱，方不辱大国外交官身分；出门要选黄道吉日，才心地踏实。身为状元，看不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志向，却在烟花场中留连生情，纳名妓傅彩云为妾，被小说作者讥讽为“男女状元会。”第七回写他对祝宝廷娶船娘之事的评价完全可视为他自己的人生准则：“英雄无奈是多情。吾辈一生，总跳不出情关情海，真个有情人都有了眷属。功名富贵，直当狗耳！”果然，一如他的英雄多情说，其欧洲之行，可视为他与彩云的情海纠葛之旅。然而，金雯青多情却不专情，烟台妓女梁新燕识雯青于风尘，助其赴京赶考，金雯青高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出身青楼难为冢妇为由，五百两银子打发了梁新燕，致其愤恨而亡。在这个滥熟的霍小玉式的爱情故事背后，显现着金雯青身上传统士人思想的劣根性。

再次，金雯青貌似学养丰富，实无治国之策。他平生常以治西北地理学自居。在朋友眼中，“实在数一数二！”游欧时，“每日温习《元史》，考究地理，就是宴会间，遇着了俄廷诸大臣中有讲究历史地理学的，常常虚心博访（第十四回）。”实际上，在作者眼中，他却浪得虚名，缺少真才实学，即使在研究西北史地上亦然。俄罗斯对中国领土虎视已久，金雯青却听信俄帝虚言，没有警戒之心。小说第十四回写俄首相吉尔斯“晓得雯青爱读蒙古史，特为将其家传钞本波斯人拉施故所著的《蒙古全史》，送给雯青。”面对书中的阿拉伯文，雯青只知“装璜得极为盛丽，翻出来却一字不识。”毕叶投其所好将记有元朝遗事的《多桑书》、《讷萨怖书》送给雯青，“雯青细细校阅，其中很足补正史传。从此就杜门谢客，左槩右铅，于俎豆折冲之中成竹素馨香之业，在中国外交官内真要算独一无二的人物了。”这似乎是金雯青使洋期间唯一的功业，学识基础华而不实，面对毕叶提供的错讹的中俄边界地图，他毫无辨识能力，巨资购下，送回国内，在云卧园集会上还以此图为荣联句，最终造成国土损失八百里。对于金雯青的昏聩，小说作者借彩云之口批评道：“老爷别吹。你一天到晚抱了几本破书，嘴里咕咧咕噜，说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么话，又是对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闹得烟雾腾腾，叫人头疼，倒把正经公事搁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说国里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作者尖锐地指出，象金雯青这样的西学为表封建为实的外交官无补于时，不过沽名钓誉而已。最终地图风波还要同事为他奔走于俄、英之间，“拚着国家吃些小亏”（第二十一回），方得解决。作者叙金雯青

一生精研西北地理的美誉，结局却极具讽刺意味。

另外，金雯青虽心慕西学，但骨子里却恪守封建臣忠子孝的教条，根本没有民主自由的思索。第十回毕叶向他解说信奉平等主义的虚无党来历，金雯青却斥之为“简直是大逆不道，谋为不轨的叛党了。这种人要在敝国，是早已明正典刑，那里容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呢！”当得知夏雅丽亦积极效力于虚无党时，他竟然咕嘈道：“男的还罢了，怎么女人家不谨守闺门，也出来胡闹？”

由上可知，金雯青在一干清廷外交官中，虽显得超凡脱俗，但终究是一个拖着封建保守思想尾巴的假洋务派。西学以及西及生活不过是他眼中的西洋镜，身上镀的金罢了。作者以这个人物为核心，暴露了晚清外交上的幼稚与无能，表达了深深的失望。“金沟是一个披着‘开明’外衣的老派官僚。他他致力西学，无非是求在剧变的历史洪流中，保住自己的官位。他的事业以出使欧洲达到顶端，但由于他处理洋务生硬无能，注定要以失败告终。曾朴开诚布公地揶揄金沟是家里的乌龟，官场的笨伯。金沟和傅彩云上演的绿色卧房闹剧，因此可以被视为嘲弄晚清官场无能不举的政治讽刺。”^{[7]p117}

三、陈骥东：迷失报国志向的外交官

陈骥东是小说塑造的又一个外交官形象。他的真实名字是陈季同（1852-1907）。早年就读于福建船政学堂，该学堂为福建船政局所办。“福建船政局是晚清洋务运动最早的成果之一”，“其目的是建造西式轮船、机械，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该学堂亦是“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学校，为清末海军培养了大批人才。”^{[8]p10} 陈季同在此学习的课程包括法语和算术、几何、机械学等专业课程。后留学法国。他曾长期供职于清政府派驻欧洲的使团，官至参赞。1891年因私债问题被召回国，在上海等地介入不少维新活动。^[9]在小说中，陈骥东是继金雯青后又一个被小说精心刻划的外交官形象。第三十一回陈骥东初次登场，小说写其一派儒雅气质“很俊伟倜傥的中国人，三十来岁年纪，雪白的长方脸，清疏的八字须，象个阔绰的绅士。”小说从多个侧面赞赏他的才华。就外交能力而言，“因为他做了许多外国文的书，又住过外国不少时候，这里各国领事佩服他的才情，他说的话差不多说一句听一句，所以人家叫他‘领事馆的庭柱。’”学成回国后，深得威毅伯（李鸿章）的赏识，“留在幕府里办理海军事务，又常常差他出洋接洽外交。四五年间，就保到了镇台的位子。”就文才魅力而言，陈骥东“在留学时代，已经才情横溢，中外兼通，成了个倜傥不群的青年。……官职虽是武夫，性情却完全文士，恃才傲物，落拓不羁。中国的诗词固然挥洒自如，法文的作品更是出色。他做了许多小说戏剧，在巴黎风行一时。由此可见，和金雯青相比，陈骥东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外语、科技的知识结构与留洋的经历使得陈骥东这个人物更加赋予现代性，是晚清外交领域的精英。

然而，小说赞赏他的同时，仍然将其置于批评的视角，并不掩饰对陈骥东的失望。小说第三十一回和第三十二回可视作陈骥东小传，从中我们可以洞悉他的旅欧成果。驻欧期间，陈骥东在文坛上的活跃程度远胜于他在政坛、外交圈的活动。凭借优异的外语写作水平，他震动了法国：“中国人看得他一钱不值，法国文坛上却很露惊奇的眼光，料不到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以至“一班时髦女子，差不多都象文君的慕相如、俞姑的爱若士，他一到来，到处蜂围蝶绕，他也乐得来者不拒。”李华川援引罗曼·罗兰的记述描述了陈氏的魅力：“他（指陈季同）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饱满的面容，年轻而快活，面带微笑，露出漂亮的牙齿。他身体健壮，声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鼓掌。”^{[10]p53} 小说以揶揄的口吻讲述陈骥东与法国太太及英国情人之间的生死相搏的情感纠葛正是陈氏异域魅力的一个侧影。

就小说描述的内容而言，我们很难看到优秀如陈骥东究竟为晚清外交做出了什么。相反，更易让人怀疑他不务正业。小说这样写他的出洋业绩：“威毅伯叫他带了三十万银子到伦敦去买一艘兵轮，他心里不赞成，不但没有给他去购买船只，反把这笔款子，一古脑儿胡花在巴黎、伦敦的交际社会里。做了一部名叫《我国》的书，专门宣传中国文化，他自己以为比购买铁甲船有用的多。……威毅伯知道了，勃然大怒，说他贻误军机，定要军法从事。后来亏得乌赤云、马美菽几个同事替他求情，方才免了。”据李华川的研究，陈氏用法语写就的著作有八种：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的娱乐》、《黄衫客传奇》、《巴黎人》、《吾国》、《英勇的爱》。其中《吾国》即《孽海花》提及的《我国》，《中国的社会组织》是该书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社会的统治基础是“孝”，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家长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11]p62}

可以看出，陈季同的写作是以宣传介绍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但回到小说当中，面对日益危机外交形势，特别中日海战一触即发之际，以海军军备之费用做此文化宣传的举动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李华川在其关于陈季同的研究中指出他回国后致力于维新运动，但《孽海花》却隐而不提，反倒叙述这位外交官因挪用军购经费一案，“从此在北洋站不住，只好带了两个娇妻，到上海隐居来了。”与会审公常的正臧官宝子固、外国报馆的才子古冥鸿及“专在堂子里称王道霸，龟儿鸨妇没个不怕”的金逊卿交结，合称为“四庭柱”。闲暇之余，结交重涉青楼的傅彩云，为其充当保护伞。小说第三十二回写他邀请同僚乌赤云、马美菽、及其他三庭柱等人在曹梦兰（即傅彩云）妆阁大备了一席盛筵，吃花酒：“骥东这一局，一来是替梦兰捧场，了却护花的心愿；二来那天所请的特客，都是刎颈旧交，济时人杰。”若不是陈骥东曾为台湾抗日的将领唐景崧剖白赤心报国之举，我们很难看出这位外交官的高远志向。

因此，从陈骥东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表现来看，《孽海花》的作者对这样一个深受西学教育、游历丰富的外交人才同样心存失望。如果说金雯青的封建尾巴是其从事外交的阻碍的话，陈骥东之类的外交精英亦乏报国之志。

四、庄小燕：周旋官场以求私利的外交官

庄小燕是小说中又一个刻划比较细腻的外交官形象，小说以这个人物的言行举止展示了晚清政府外交界的种种丑陋，突现了外交无能的根源。

小说第九回介绍庄小燕，名焕英，教育背景为监生。“广东人，佐杂出身，却学富五车，文倒三峡，而且深通西学，屡次出洋，现在因交涉上的劳绩，保举到了侍郎，声名赫赫，不日又要出使美、日、比哩！”看上去，他应是一个较有才干的外交官。

庄小燕身处官场，长于斡旋，将心思均花在人事应对之上，显得非常圆滑、乖巧、能干，和金雯青相比，他“外情通达，才识明敏（第二十回）。”“东西两宫都喜欢他，连内监们也没个说他不好，所以上头的举动，他总比人家先晓得一点（第十九回）。”为了随时能洞察最高上层的心思，他和总管公公拜把子，靠其通风报信。他亦属于洋务派，有志于变法，采用极其乖巧的方法进言洋务。他深知清帝“很愿维新，极喜欢西法”，所以挖空心思搜罗“各种西洋精巧玩意儿”，“每回上里头去，总带一两样在袖子里，奏对得高兴，就进呈了”，“要借这种小东西，引起上头推行新政的心思。”此举引发了媚上风气，小说第二十一回钱唐卿所说：“最奇怪的，竟有人到上海采办东西洋奇玩具运进京来，专备召对时候或揣在怀里，或藏在袖中，随便进呈。”此即庄小燕的做法。

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庄小燕的人格魅力，作者对他的刻划是从批评角度展开的。他处处争强好胜，喜欢附庸风雅。小说第十九回其子庄稚燕这样描述他：“他一生饱学，却没有巴结上一个正途功名，心里常常不平，只要碰着正途上的名公巨卿，他事事偏要争胜。”庄小燕见同行们收藏商彝周鼎、宋槩元钞，“他就立了一个愿，专收王石谷的画，先把书斋的名儿叫做‘百石斋’，见得不到百幅不歇手，如今已有有九十九幅了，只少一幅。”最终他可以在名士集会上搬出自己的百石斋以示名士派头，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他拉帮结派，为自己的利益费尽心思。第十九回写他让儿子去奉承名士李莼客，并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他的权势大着哩！你不知道，君相的斧钺，威行百年；文人的笔墨，威行千年。我们的是非生死，将来全靠这班人的笔头上定的。……纯客一到台谏，必然是个铁中铮铮，我们要想在这个所在做点事业，台谏的声气总要联络通灵方好，岂可不烧烧冷灶呢？”

他包容其子为了王石谷《长江万里图》而欺负孤儿寡母，纵容他纳贿鬻官。其子庄稚燕为了聚敛钱财，以上海道为饵先是诱惑鱼阳伯百般趋奉；后又诈取章凤孙巨资，之所以如此放肆，皆是仰仗其父庄小燕的势力，而庄小燕亦默许之。

庄小燕在官场上表现的心胸狭窄，将个人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其子遗失王石谷《长江万里图》，便嫁祸于金雯青，在庄小燕面前告状。庄小燕不辨黑白，遂衔恨于金雯青，寻机报复。与金雯青共事期间，见金雯青未经他过目，便将公事处理了，他心生疑忌。他先是借金雯青误购中俄边界图一事打击金雯青，后来又收留因与彩云私通而被金府赶出的仆人阿福，并不失时机地以此奚落金雯青，以致后者愤恚病亡。

在中日战争中，庄小燕担任外交全权大臣进行斡旋，但却不能为清庭消灾弥祸，“奉了全权使命，还被日

本挑剔国书上的字句拒绝了，白走一趟（第二十七回）。”

从小说的态度来看，作者对庄小燕充满批评态度，国势危亡之际，身为外交大臣，却煞费苦心地经营自己的私利，这样的外交官又怎能担负重任呢？

五、结论

晚清国势处于列强瓜分的境地，危机之中图生存，这是晚清外交界面临的难题，这样的局面呼唤有识之士力挽狂澜。除爱国赤诚以外，高远的眼光、务实的知识以及兼及中外的见识都是外交人才需具备的素质。然而诚如小说第二十一回所云，充当晚清政府栋梁的“都是乱国有余，治国不足的人”，“摆着那些七零八落的人才，要支撑这个内忧外患的天下，越想越觉危险。而且近来贿赂彰闻，苞苴不绝。里头呢，亲近弄臣，移天换日；外头呢，少年王公，颠波作浪，不晓得要闹成个什么世界哩！”这种人才危机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外交领域亦然。小说最终将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以孙汶、陈千秋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身上。

如果说暴露社会黑暗、官府无能是中国古典小说常见主题的话，那么描写外交界人才危机则是《孽海花》标新立异的视角。小说从外交官形象的缺陷入手，完成了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使命。这正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引自魏绍昌《孽海花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 1982 年版。

[3][俄]彼得·李《〈孽海花〉的戏剧结构》，引自《从传统到现代：19 至 20 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俄]米琳娜编，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4]《国际汉学》第十二辑，大象出版社 2005 年。

[5]魏绍昌《孽海花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 1982 年版。

[6]涂秀虹《〈孽海花〉：对古老民族的文化批判与反思》，闽江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4 期。

[7][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8][10][11]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9]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